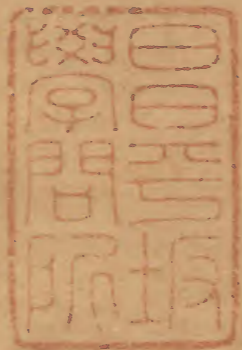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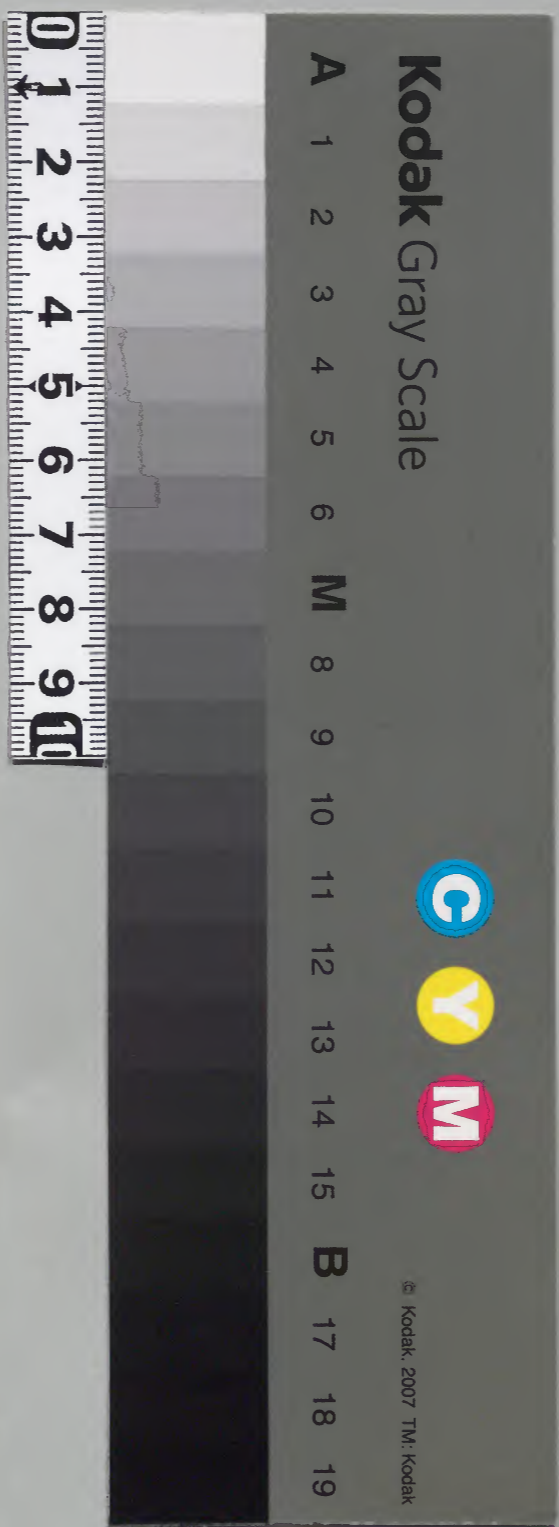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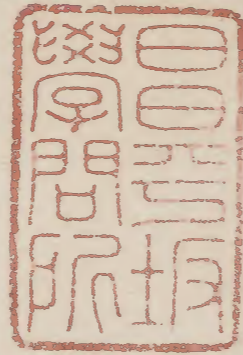
百十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11)		
函號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五

人事部三十六

淺草文庫

沐浴與浴

沐

說文曰沐濯髮也

毛詩淇澳伯兮也曰自怕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大戴禮夏小正月五月蓄蘭為沐浴

禮記曰礼上曰居喪之礼頭有瘡則沐

又彊弓下曰召駘仲卒

駘仲衛大夫也

無適子庶子六十人所以為後

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背沐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孰親之喪而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又內則曰五日則燂陽請浴三日具浴

左傳僖中曰初晉侯之奔堅頭湏中藏者竊藏以逃

文公出時 盡用

以求納之

求納文公

及入求見公辭以沐謂堯人曰沐則心覆心覆

則圖及宜古不得見也居者社稷之守行者為霸泄之僕國君而雖足夫懼者甚眾矣僕以告公處見之

又僖下曰衛叔武將休間君至而喜促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捩服而哭之

又哀下曰齊子我夕

夕事視

陳逆殺人蓬之

陳逆字陳氏宗也子我逢之

遂之

以入

執逆至朝

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蒲休備酒肉焉

潘米沐可以沐頭

論語憲問恥曰陳成子殺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

家謂曰凡喪小功已小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且祭曰沐浴齊潔也

史記曰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天下亦不賊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赴二起以行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漢書曰竇皇后弟席國字少君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上青

自陳左右見問之曰娣去我西時與我訣傳舍中丐沐浴我飢我乃去後持之而泣之

又曰鄧通原謹不好外交雖賜沐浴不欲出如是間帝賜通巨方

又曰吳王遺諸侯書曰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

恐入骨髓

言心有所懷不在洗沐也

一有所出之久矣

謂發兵也

又曰張安字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至給事尚書精力於職沐浴未嘗出

又曰重賢每賜沐浴不肯出常列中視民藥上以賢難歸詔令

賢妻得通列藉殿中止賢蘆

又曰張蒼德安國侯王凌及富貴事凌、死後蒼為臣相洗沐常光典朝凌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鄧粲晉記曰春陵長男稚起兵封王孰欲活之使還邑社洗沐衆人皆賀稚曰吾薨乘車挂肉其旁必有筋、者斥吾其死也孰果刑稚

又言

晏子春秋曰景公辟接嬰子死公守之三百不食不去在右晏子入曰有術客與医俱言曰能生死者聞嬰子疾請治之切喜

起曰病猶可為乎哉晏子曰客之通也使君皆沐浴飲食彼有將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曰推人劍之而復曰臣不能治病乎也劍以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悅而記也

莊子曰孔見老時、新木彼髮似此非孔子曰先生体若槁木似遺物乎者子曰吾遊物之初孔子曰告顏淵曰兵以兵之道

其猶醯鷄

司馬彪注曰蓋  
亨酒上飛猫酉一

韓子曰古諺曰為政若沐浴也雖有弁髮之利也

又曰侯將休湯中藥問之曰當有人欲代湯者

呂氏春秋曰昔者禹一休而三提一食而二起以礼有通之士

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虱相吊大夏成而燕鳥負相賀六韜曰

文王閉菽崇侯虎婦至鄭令具湯沐

論語曰子曰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案人之愛憎頭之白

黑在乎自然但使嫫母子曰沐令人愛耶使十五章之鄉日沐

能令髮白耶

世本曰秦穆公作沐

異苑曰北海任詡字彥期從軍十年乃歸臨还掘粟出卜師去

北屋莫宿非食時莫浴沐詡結羊數十暮遇雷相疵於巖下竊

憶非屈莫宿之戒遂負擔擲沐巖崩壓停者悉死至家妻先與

外人通情謀共殺之請以濕髮為識婦霄則勸詗合休復憶非  
貪時莫休之忌收髮而止婦慙愧負作乃自沐為散頰同寢通  
者夜來不知婦也斬首而出

楚書曰沐蘭兮沐方華喪衣兮若英

又漁父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沐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

榮察受物之汶又乎

沐

說文曰浴洒身也

禮記曰內則曰五日則燂湯請浴外內不共湑音浴湑音浴  
室也

禮記儒行者曰儒者有溲身而浴德常自清潔於身沐浴於德也

右傳僖中曰晉公子重而及曹曹共聞其駢脅欲覘其裸裕薄  
而覘之

又文下曰齊懿公之馮太子子郚獨之父爭不勝及位即及掘  
而則之而使歌僕納閔賤之妻而使賤參乘五月公游於申

地二人浴於地歌以朴挾賤朴垂撲繫賤怨歌曰人奈汝妻而不怒

一挾汝庸何湯賤焉曰與別則其父而佛能病者何及謀殺豔

公

周語莊公將殺齊仲齊使者謂之而來以與使者北至三豐三

浴之

豐者  
童也

論語先進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點爾何如鼓瑟  
希鑑爾舍瑟而作對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天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續漢書曰耿恭在疏勒得出至玉門唯余十三人衣履穿吹形  
容枯槁即將郊衆恭以下沐浴易衣冠  
風俗通曰祭里語厚哉鮑管探腸按撫不清然尚不凶何共財  
而生喜怒也

游

毛詩鄘柏舟谷風曰就其深矣味之游之

左傳莊公曰楚武王遷推於郟處使閔敖尹之及文王即位巴

人叛楚而伐郟處取之遂門手楚閔敖游瀾而逸

敖既不能守城  
又游流水而出

莊子曰顏淵問於仲尼曰吾嘗遊觴深之淵津人操舟如神吾

問焉操舟而季耶曰可善游者數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

便操之者也吾焉問而不敢問何謂也仲尼者善游者之操數

能忘水也若夫乃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顏淵若凌

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又曰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初流沫三十里鼃又魚鼈之所



不能游也有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舌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龍  
耶極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游而於堂下孔子從而問焉曰  
蹈水有道乎曰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人與旧  
階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爲此吾所以蹈水也

呂氏春秋曰有道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投之江中嬰兒啼  
人問曰其故曰此其父善游使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遠能之哉

淮南子曰食水者善游而耐寒

魚屬也

南震南州異物志曰合補之人習水善游悅視增潭如

猿柳  
株入如

沉鼈出入輕鳥蹲尼剖蚌潛明珠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五

之三百九十五計七十七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六

人事部三十七

溺

相似

偶像

溺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曰盥盤之銘與其溺於水寧溺於人不可  
救

禮記檀弓上曰死而不弔者三

謂輕身 志孝 人或時以非罪致已 不能以脫之死者孔

子畏於 壓 行止於 溺 不乘 是也 元之下 橋船

又緇衣曰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人皆在其

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

左傳襄下曰越圖吳晉趙孟使楚隆問吳王王曰勾踐將生憂

寡人寡人生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

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東觀漢記曰鄧訓字平叔永平中沿濬沱石白河從都盧至羊

腸倉欲令通曹太原史氏苦轉運所經三八百八十九隘前後

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謁者使監領其事更用驢輦

歲省億萬計活徒士數千人

後漢書曰廉范西迎父喪至葭萌載船觸石破沒抱持棺柩遂

俱沉溺衆傷其義鈞求得之僅免於死

魏志曰管輅拖見孝園召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

輅謂國曰此二人天廷及口耳之間聞有山氣累變俱起双宅

流魄于海骨歸子家少許時並當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

夜共載牛渴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

又曰帝幸許冑杜幾居守受詔作御樓舡於陶河試舡遇風沒

帝為之流涕詔曰昔真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舡遂至覆溪忠之志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謚曰載侯吳銀

吳錄曰孫策討黃祖表曰臣討黃祖斬首二萬餘級其赴水溺死二萬餘口舡六十餘艘財物山積

唐書曰封德彞隋開皇末江南作亂內使令楊素徃征之署為行軍記室泊舡海曲素夜召之德彞墜於水中人救免溺乃易衣以見竟寢不言素後知問其故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甚嗟異之莊子曰至德者火弗能溺執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

獸弗能賤

孟子曰淳于髡于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呂氏春秋曰洧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德富者尸請贖而未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俱安之必無人更賣

又子路極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極溺矣口又曰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灌水暴溢荆人不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

淮南子曰喫溺者不如金玉喫之一尋常之璽

又曰父溺則攬父髮而整之非敢憍悔以救死也

訖死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隨水中舩人救之曰居舩楸之間而溺無我則死子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廣艘長楸之間則不如子至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此我蒙如未視之駒

曹毗神女杜蘭香傳曰神女姓杜名字蘭香自云家昔在青草湖風溺大小尺沒香時年三歲西王母接而養之於崑崙之山於今千歲矣

異苑曰蜀郡張真行舩覆溺死貞婦黃因投江就之積十四日執夫手俱浮出

又曰河內荀儒字君林乘水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牋與河伯投牋一宿岸側水開尸首執牋浮出倫又牋謝

又曰穎川荀茂遠景平中至南康夜夢一人頭有一角為遠筮云君若至都必得官問是何職荅曰官生于本於是而寢朱解所况因復窠入夢部伍至揚州水門墮水而死作棺既成遠入中自試恨小既見殯瘞葬渚次悵然驚覺以告母兄舩至水門

過果落江而隕喪儀一如其夢

幽明錄曰蔡廓作豫章郡未發大兒始迦婦在次兒欲渡婦舡  
衣推舡頭遂墮水即沒徐羨之作揚州登勅兩岸厚賞漁人及  
昆侖共尋覓至二更不得婦哀泣之間髮鬢如夢聞聳告之曰  
吾今在鄉舡下以告婢又白之令沒覓果見坐在舡下初出水  
顏色如平生

三輔決錄曰文章竇后名倚清河觀津人也父遭秦之亂陀身  
漁釣墜淵而卒景帝即位后登尊號遣使者更填父所墜淵而  
築起大墳觀津城南青山是也

益部耆舊傳曰孝女款光稚者捷為人父泥扣末建初為縣  
功曹乘船墮水物故尸喪不歸號泣晝夜心不圖在所生男女  
二人並數歲稚乃各為養盛珠環以繫見數為訊別之辞家人  
每防閑之後稍懈因乘小舡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  
其夕夢稚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司出至伺之果與父相持江  
上郡縣表上為稚立碑圖像其形焉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子溺死持葬之滅明日此命也吾豈  
與蝼蟻為親戚魚鼈為仇讎遂以葬之

又曰南郡宜城王子山到太山從鮑子真學弄到曾賦靈光殿

婦渡湘水溺死時年二十許其弟子玉親見之。樂府解曰公無渡河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舡有一白首往夫被髮提壺乱流而渡其妻呼而止之乃遂溺死於是援箜篌而歌曰公無度河

相似

春秋曆命序洛書曰人皇出於提地之日九兄弟相似別長九  
國  
家語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矢獨立東郭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焉其形長九尺有六寸浦目而隆顙其頭似克其項似

似臯陶其宥似子產而腰已下不及禹三寸

孔叢子曰養弘語周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皇帝之形也修脗而龜背其長九尺有六寸是成湯之容軀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辟抑亦聖人之與者也

史記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如夫子時

又曰楚相孫叔臨屬其子貧見優孟乃為叔教衣冠振掌談語歲餘像叔教王與左右不能別款以為相優孟曰孫叔教尽忠

為楚令尹死其子負薪楚相不足為也王乃對教子

漢書曰夏陽人姓成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  
韋從方遂下謂曰子狀兒其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  
富貴即許自稱詣闕逢尉建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  
誣罔不道要斬東即

又曰馮立字聖鄉遷西河上群守立居職公廉治行略矣兄野  
王相伐寺而多知有息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笑立相代  
為太子歌之曰大馮君小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  
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漢獻帝春秋曰孝靈皇帝王美又生皇子協協生十餘月何皇  
后殺美人靈帝母求樂重太后攝養協號曰董侯董侯以靈帝  
八歲能讀書詩

魏志曰初高句麗王生能開日視國人惡之及長杲凶宅數寢  
鈔由孫位生亦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句麗乎相似為以似其曾  
祖故名曰位

晉書曰桓玄聞義軍起憂懼曰何無忌劉牢之外生酷似其舅  
共舉大事何慮不成

又曰蜀人王富作亂郫縣討平之初諸葛孔明有盛德子蜀土

子瞻又身死王事蜀人思之為瞻不死故將謂王富曰君伏魏  
甚似諸葛亮君因此思尅復以板巴蜀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字淵猷年在物角從伯敦知之謂為似已  
入則共寢

檀道鸞晉陽秋曰初議以無隱之為黃門郎而隱之兒似太宗  
不忍見故攻焉

齊書曰謝弘微性嚴正舉止必修禮度時有蔡湛之者見謝安  
兄弟謂人曰弘微兒數中郎而牲似文靖

梁書曰王筠字元禮瑯琊人年十六為芍藥賦沈約曰王郎非  
唯類似表公見人輒矜王郎見人必悟笑唯此條不能酷似耳  
表粲即筠外祖也

唐書曰王孝傑雍州新豐人高宗末西討吐蕃戰於大非川為  
賊所獲吐蕃替普見孝傑垂泣曰兒類吾父厚加敬禮孟子曰  
昔者孔子歿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  
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累之皜皜乎不可  
尚也

劉昭幼童傳曰漢孝昭帝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年五六歲壯天  
武帝云類我甚奇之



江表傳曰孫皓大夫死皓哀愍蔡於苑中皓泊棗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蔡大奢麗皆謂皓也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也

孔融別傳曰融為太中大夫虎賁士兒似蔡邕每酒酣輒引其同啜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續搜神記曰吳興施續為吳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意理常乘無貳論門生後渡江忽有一單衣白恰客來因共言取君門生請乞酸語遂及鬼神客辭屈乃語曰僕便是鬼何以云無受使未取君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似君者不云施續下穀都

與僕相似鬼許之便共俱歸其都對坐鬼手中出一鉄鑿可長尺餘正自打之放鑿便去頭語門生慎勿道俄而都督云頭庸還所住至食時便亡

說苑曰孔子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一奮戟將下闔孔子止之曰天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申罷

風俗通曰陳國張伯喈婦煇於竈下至井上謂喈曰我今百粒好不乃伯喈也婦大慙愧其夕時伯喈到更衣婦復遂牽其背曰今旦大誤謂伯喈為卿荅曰我故伯喈也蓋親密無過夫婦

然尚如此况於初未相見而債先識之乎

世說曰桓豹奴是王混外王形似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怛似時似耳怛似則形時似是神桓愈不怛

又曰魏黃初未吳人奔長沙王吳芮冢容兒如故吳卒奔者見淮南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綱曰先祖也去綱近五百年

語林曰張衡死莽邕母始懷孕比二子才兒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

又曰祖溫自以推姿氣風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一輩器有以叱王大將軍者意大不平征符健還於北方得一丐作老婢乃是

劉越石妓女一見溫入潛然而泣溫問其故荅曰官家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即葺脩整衣冠欠入呼問我何處似司空婢眼甚似恨小而甚似恨薄鬚甚似恨赤形甚恨短声甚似恨睢宣武於是施冠解帶不覓愴然而睡不怡者類日

偶像

說文曰偶人也

尚書說命曰高宗夢傳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賴矛良彌其代予言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孔安國所夢文

人刻其刑像注曰審說築傳巖之野惟肖傳氏之巖在震号之界肖似所夢之刑也

史記曰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

見木偶人喙木偶人相語與不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

曰我於土敗即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生息也令秦虎

狼困也而君欲往如有得不還無乃為土偶人所哭乎嘗君乃

止

國語曰越滅吳范蠡遂乘輕舟而浮於五湖莫知其絡機越王

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朝禮之還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

春秋後語曰春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宗王無

道為木人以像寡人射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

寡人如自得之

戰國策曰孟嘗君將入秦蘇秦謂曰今臣經緇上有土偶人與

桃梗人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土也八月雨降淄水

至則子殘矣吾殘則復西岸子東園梗也刻削為人淄水至如

去漂然將何所知矣孟嘗乃止

漢書曰匈奴畏邳都之威刻木像都之狀交躬射之莫能中

魏志曰鮑信與太祖擊黃巾信乃閉死太祖購求信喪不得乃

刻木如信形祭而哭之

魏略曰時苗字德曹鉅鹿人少清白為人疾惡虫為壽春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為中苗以初至任欲謁濟、素好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還刻木為人

蔣濟立之於檀旦夕射之

江表傳曰孫權使朱脩往俞闕羽降羽乃作像人於城上而濟

道

又曰孫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捧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工巧刻作美人形插置坐則

隋書曰柳愴字頽言本河東人也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

朝之後命入閣晏諷讀終日而罷思若朋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似於誓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運之於坐其相醉酢而為歡笑

唐書曰丘行恭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於印山之山太宗與諸騎相失唯行恭獨從隨有勒馬數人追及太宗失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援箭以其所乘馬進太祖貞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像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又曰侯君集滅高昌因拜智盛為在武衛將軍及太宗崩刻石像智盛之形刻於昭陵玄闕之下

又曰天寶中大州郡皆鑄銅為玄宗真容擬佛像之制

又曰天寶五年於大清宫刻石為李林甫陳希烈侍於聖容之

側

孝子傳曰丁蘭早孤不識其母乃刻木為母而事之

車頻奏書曰姚萇為符堅神像靴未有利軍中士衆山入並驚

恐皆云畏符主像嚴萇鼓斬之以首送符登

抱礼子曰張華作博物志曰黃帝先去其臣左徹者削木為黃

帝像帥諸侯奉之亦見汲冢書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七

人事部三十八

叙夢

吉夢上

叙夢

毛詩鷄鳴曰蟲飛薨、甘與子同夢

箋云出、飛東方旦明之時我猶與子君子也石同

夢言親愛之至也

又郎正月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箋云君臣在朝梅元老召之不問事問占夢而已不尚道德而

信政祥徵也

尚書秦誓曰朕夢叶朕卜襲于休祥成商必克

周礼春官下曰太卜掌三夢之法不致夢二曰觸夢三曰滅涉

夢者人之精神所寤可占者也致夢言夢之所至也夏后氏作言滅昔也  
涉之言得也周人作為觸讀如諸成衛之倚亦得也亦言夢所得殷人作為

又春官占夢曰掌其歲時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

占六夢之吉凶一日正夢無所感動二曰噩夢謂驚悸

三曰思夢竟而所思四曰寤夢竟時道五曰喜夢喜曰六曰懼

夢恐懼冬季聘王獻吉夢于王王拜受聘問也夢者事之祥吉

日窮于次日窮于絕居迴于天數將已終於是法弊  
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示日獻群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

左傳昭元曰鄭子產如晉、候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

三月矣並走群望群望祝山川有加而無瘳今夢熊入於寢門

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

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入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

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間差也

又昭二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祭文為落臺太宰

遠啓疆來召公公將往夢襄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

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

也光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

而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論語曰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今鄉人仕群為功曹與汝南長郡字元伯為友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郗君章敖子微省視之元伯臨終嘆曰恨不見吾死友尋乃卒式忽夢見元伯玄日光垂纓屣而呼曰吾以謀日死謀時蔡永歸黃泉未我忘豈能相及式覓而驚悲嘆赴之

魏老曰周宣字孔和為太史嘗有問宣者曰吾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墜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復又問曰昨夜夢見芻狗何也宣對曰君家欲失火當護之

俄遂火起已而語宣曰前後三日時皆不夢也聊武君耳何以皆驗耶宣對曰此神灵動君使言故與貞夢無異也又問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使夢當得飲食也祭神訖則芻狗為車所輾故中夢當墮車脚也芻狗既車輾之後不載以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後魏書曰莊帝求安中北海王顥入洛莊帝北巡城陽王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問尔朱兆捕微乃斬首送之兆夢微

曰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鄉可取之兆於是懸祖仁首於樹以石墜足鞭之求金馬祖仁死時人以為立報崔鴻

十六国春秋前凉錄曰索紞字叔微善數術占夢孝廉令孤策  
夢立水上與水下人語紞曰水上為陽水下為陰陰陽事也士  
如婦妻逆水未洋婚姻事也君在上與水下人語為陰陽介事  
君當為人媒水洋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  
邈因策為子永張公徵也女仲春而婚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  
山还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紞曰馬唯唯為大禍也人上  
山為凶字但見松柏墓門像也不知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暮  
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與賈摹等謀反伏誅馬與平問紞曰  
我昨夜夢舍馬舞人向馬拍手何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火起向

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起郡功曹張邈常奉使詣州夜  
夢恨敢一脚紞曰脚肉被敢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張祇當  
奉孝廉夢豎竿中天紞曰此未字也祇果停凡所占夢暮不中  
驗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  
人執千鈞之竿驅羊數萬群帝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垢  
去土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也哉夫千鈞之竿異力  
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群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  
也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手海偶登以為相得力牧  
于天澤進以為將



又曰湯思賢夢有見人負鼎抗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為和  
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為吾宰者哉初力救之後曰伊摯  
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弊輿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  
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為勝臣至毫乃負鼎抱俎見湯也  
列子曰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  
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曰神所交也一體  
之盈虛消息皆通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  
懼陽氣壯則夢涉大水而燔煇陰陽俱壯則夢生殺以浮虛為  
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御

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故神遇為  
夢形接為事古之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

又曰西極之南隅有國名葦陰陽之氣所不交寒暑已辨日月  
之光所不照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沙夢  
中所為者實所覺之見者妄

又曰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  
筋力竭矣夜則昏憊而熟寐而昔昔夢為國君遊讌宮觀姿意  
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勲者役夫曰人生百年  
晝夜各分無晝為僕夫若則矣夜樂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

哉君氏盧鍾家業心形俱疾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  
伎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其友曰  
若夜夢為僕夫吾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覓夢兼之豈可得耶  
又曰黃帝十有五年晝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一弇州而台州  
北不知距齊國幾千萬里也非舟車足力之所及彼中無師長  
無宰欲不知樂主乃知惡死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帝寤  
然而召輔相而告之曰朕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復夜而睡  
若此知至道不可以求情勝得之矣

莊子曰夢者陽氣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

又曰夢飲酒者旦而哭泣者旦而曰獵

此寢寐之事夢也

方其夢也不

知其夢夢之中又占其夢為覺而後知其夢

又曰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嘆不知周  
也俄然覺則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矣胡蝶之夢為周  
與

傅子曰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  
宗得說偶中耳

淮南子曰若人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可勝計  
耶譬若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

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時有所大覺乃後知今此之為大覺也  
博物志曰太公為灌壇令於時文王夢見一婦人哭於道因問  
其故荅曰吾是太嶽之女嫁為西海之婦吾往來必以暴風  
疾雨令灌壇令當吾道不敢以暴風疾雨過其灌壇也

始興記曰林水源裏有室前盤石上行羅十公瓦中悉是餅銀  
採代過之不得取之取必迷悶晉孝武太元初封驅之家奴竊  
三餅歸發者蛇螫之而死其夜驅之夢神語之曰君奴不謹盜  
銀三餅即日顛戮竟奴已死銀由在傷還之矣

論衡曰趙簡子夢見天帝也以夢占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

夢上樓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夢  
見帝非天帝也

世說曰衛玠角時羣問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神形所不悛  
而夢豈是想樂曰因也衛思因不遂成病樂問故命駕為剖折  
之術病即小差樂歎曰此賢胷中當也無膏肓夢書曰夢者像  
也精氣動也竟難身神往來也陰陽感成言凶驗也夢者語其  
人預見過失如其賢知之自改革也夢者告也告其也形目無  
礼所見耳無所問鼻不喘喚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心所思  
念忘身也受天神戒还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神言也名之為

寤告符臻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又曰昔聖帝明王之時神氣  
炤然先見故堯夢乘上大山舜夢擊天鼓禹夢其手長湯夢而  
令天下後皆有天下矣夢疾風壞其宮紂夢大雷擊其手齊桓  
夢為大禽所中秦二世夢虎齧其馬王者夢

之皆失天下

黃帝鍼經曰歧伯曰正襲內而未而定舍也反淫於藏榮衛俱  
行而寤寤既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氣夢氣淫於府則有餘於  
外不芝於內氣淫於藏則有餘於內不足於外陰氣盛則夢涉  
大水而恐懼恐陽氣盛則夢涉大大而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  
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肝

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心氣盛則夢喜笑脾氣盛則夢  
歌樂躰重身不卒腎氣盛則夢春兩解不屬厥氣客於心則夢  
見丘山爍火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於肝則夢山  
林樹木客於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於腎臨淵後居  
水中客於膀胱則夢遊行客於胃則夢飲食客於大腸則夢田野  
客於小腸則夢取邑街衢客於膽則夢聞訟自刻客於陰則夢  
接內容於頂則夢斬首客於足則夢行走而不能及深居窅內  
客於股肱則夢禮節拜跪

王子年拾遺錄曰融高西有夢草莖似善祠採之為占則知吉

凶懷之以夢占夢立知禍福 吉夢上

尚書說命曰高宗夢得

盤庚第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

使百官以所夢之形像之經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傳巖之谿

毛詩鴻鴈斯干曰士夢維何維熊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

男子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又鴻鴈無羊曰牧入及夢衆維無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

魚矣實為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溱溱

溱溱衆也

左傳僖下曰晉侯夢奠楚子搏

搏手搏也

楚子伏其罪吾且邑而監

其腦

監建也

子犯曰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晉侯尚上故得天楚子下

向地故伏其罪也肥所以柔物

又宣上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

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尔子以蘭有国香人服婚

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八

人事部三十九

吉夢下

東觀漢記曰諸將皆勸光武即位乃召為異上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又曰永平三司平春有司奏請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來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得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有夢有小虫飛無數隨着身人皮膚中復飛出

又曰和喜鄧皇后嘗夢捫天躄蕩蕩正清滑如磬磻有若鍾乳  
若仰嗽文以訛占夢言堯攀天而上湯及天馭之北聖主之夢  
范曄後漢書曰蔡茂夢坐太極殿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  
中穗輒復失之以間郭賀賀雉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  
而有禾人臣之祿也取其中穗是中召之位也於字禾失為扶  
也旬月而茂徵焉辟賀為掾

謝承後漢書華松家本孤微其母夜夢兩伍伯夾門言司隸此  
松年十五師事丁子然季春秋十九當冠出謂生曰此宰相之  
器也

魏書曰程昱少時常夢上太山兩手捧日昱松異之以訪旬或  
及兗州平乃賴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曰卿當為  
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其上曰更名昱

張勃吳錄曰武列皇帝母有身夢腸出繞吳昌門孫堅妻吳氏  
夢月在其懷而生長沙在王又夢月在其懷而生大皇帝

又曰丁周字子賤會稽山陰人室扉中拜司徒初為尚書夢松  
樹出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宮也後十八年為公乎遂如夢焉  
蜀志曰蔣琬字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流血滂池問占夢趙直  
曰天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像君位卒當至公

吳志曰孫休字子烈封瑯琊王居會稽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  
竟而異之孫皓廢五七年薨孫皓悉誅其子

又曰吳主孫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得幸有身夢有似龍頭授  
已者以敵膝授之遂生孫亮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衡鄱陽人少漁於雷澤夢背生八翅  
飛入天門非常欲入不敢而下侃後都督八州諸軍事

又曰陶侃為廣州夢有司馬與侃鑿者長史陳協以為司馬國  
姓也鑿者杆禦之器鄴下當進位泰興年侃加平南將軍又曰  
鄧殷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虎在後來盪斷鞞囊占

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鞞囊者新虎頭代故虎頭也不作  
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

續晉陽春秋曰李太后在會稽王宮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其  
後果以相之言見幸太宗凡生烈宗會稽王道子及鄱陽公王  
馬王韶之晉安帝紀曰劉敬宣在齊夢凡土吞之而於夢中占  
者吞曰此服吞也既齊喜曰凡者桓也桓為吞矣我當復與之  
闡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元昭二曰昔武土邑姜方辰女大妣懷  
夢帝為已曰余命而子曰虞也帝天將與之唐尸禹諸叅而蕃育

邑姜武土 后齊太公人女  
也胎為娠大妣心或王之第虞



其子孫又哀下曰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

未有左焉公卒得夢啓比首而寢於廬門

廬門宋東門也北首所處在門外失固之

象也已為鳥而集於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北門曰余夢美必立

乃得立春秋元命苞曰堯為天子夢白帝遺吾馬啄子其母為

扶始升丘睹白帝上有雲帟感已生日平陶此

人：夢所見告之辭也雲帟有

雲狀加帟堯聘索如問之如堯言微與語盟於刑法周書曰大王去

商任程肯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

樹乎闕間梓化為松柏柝械寤故馬以古文士王及太子發並

拜古夢受商之大命子皇天上帝史記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

下屬北其口止於郵衍

李奇曰郵音牙奇山故曰衍

間史敦曰此上帝之徵

君其祠之

又曰王太后母曰滅兒嫁為槐里王仲婁生兩女長女嫁金五

孫婦滅兒卜女當貴乃奪金氏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

女一男男方姓身時王美人夢日入懷太子日此貴徵也孝景

帝即位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景帝崩太子襲號為武

王皇帝

漢書曰高祖薄姬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子趙子兒

相愛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子兒先幸漢王三年坐西

河南城四幸靈臺此西美人侍而薄姬不得見二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欲幸之對曰昨夢龍據上曰貴徵也遂幸之有娠生文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七

本土旬日中間玄敗遂得歸

陸機晉書武記曰王濬之在巴郡夢懸四方刃於其上甚惡之濬王簿季毅拜賀曰夫三刃為州而見四為盜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為益州刺史

晉書曰羅含字居章襄陽人少時夢五色鳥入懷遂取吞之含

覺口中如吞物意謂不及乃告叔母朱氏曰此鳥為文章汝當善文章矣果如其言衆之荆楚之松竹荊州刺史桓溫以為江左之清秀也

晉書載記曰劉聰之在孕也母張氏夢日入懷寤兒以告元海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

南燕錄曰慕容德銳少子也銳母封諸夫人言婦人夢日入懷當生天子後生孫夫人任身夢日入其臍中後書寢生德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於尋陽城南設壇即位子勛語左右曰昨夜乘龍上天恍惚不見其頭衆咸失色莫不對者著作郎孫毅

進曰易稱見羣龍無首吉祥也衆大乃大悅

又曰刘穆之嘗孟夢與宋武帝泛海遇大風驚俯視舡下見二白龍俠舡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召焉

又曰沈慶之嘗引鹵簿入厠中慶之甚惡入厠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為解之曰君必當大富貴然未任日及門其故荅云鹵簿故是富貴容厠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

魏後書曰宣武帝名恪孝文帝長子曰母曰高氏初夢為日所逐避於林下化為龍逸已數匝寤而驚悸遂娠而生帝也後周

書曰柳霞紉而奕邁其世父慶遠持器異之謂霞曰吾者遠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作一夢夢汝登一樓甚峻厲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官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書寢又夢將昔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持宜勉厲以應加祥也

又曰高琳字秀琳其先高麗人毋嘗被襖泗濱卧遇見一古光彩朗澗遂持歸是夢見一人衣冠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持來石是浮磬之精耳君受之必生令子毋驚寤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琳因以名字焉及長有文度智略從文帝累有戰功位

至開府儀同三司三國與略曰高歡嘗夢履衆星而行竟而內  
喜遂傾產以結客又曰守又水貴昌黎大棘人也母初孕貴夢  
有老人抱一兒授之曰賜尔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  
以求貴字之

又曰齊陽休之幼年將仕夢鄴城東南有大家上有銅柱跼為  
蓮花休之從靈而登以手捉柱右轉夢中呪曰三面而土柱如  
其言榮貴之後所居之宅竟在其地

又曰祖珽知齊太上有大志深自結納嘗啓曰昨夢大王乘龍  
上天願深愛太上大喜即位之後擢拜中書侍郎

又曰梁孝元字世誠梁武弟七子也小字七等初梁武夢眇目  
僧執香鑪稱訖生王宮既而采女石氏侍始褰戶慢有風迴裙  
梁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墜懷中遂孕孝元載誕之舉室光  
明室中有非常香氣及紫胞之異梁書曰江淹少夢見人授之  
五色華因而有文章後十餘年忽夢一大夫自稱郭璞謂淹曰  
前借君筆可相還淹夢中探懷中筆自此後不復有文章時稱  
淹才盡

又曰鄭灼少事皇侃灼性精勤尤明三礼少時嘗夢皇侃  
謂曰鄭郎開口侃問嗟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

又曰何點少時嘗夢患渴經歲不遇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畫  
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而差

陳書曰高祖徵時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文有四人朱  
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

南史曰徐陵字孝穆母藏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  
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携以候沙門釋室誌室誌曰此天上石麒麟  
也

唐書曰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內使郎元操從曾孫也代為着姓  
父鎮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為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

雙筆自是漸有孝業弱冠舉進士

又曰尹知章絳州翼川人少勸孝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  
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進通諸經義未幾而諸師友地面受業  
鳥

又曰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薦字文成聰驚絕倫書無不  
覽為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  
色赤又鳳也紫文鸞鷟也為鳳之佐吾兒富以文章瑞於朝韞  
廷因以為名字

又曰天室中安祿山有范陽入朝肅宗觀其兇恣有勃逆之狀

言之太上皇太上皇易之不納上恐危社稷遂明神祈夢其夜  
夢故內侍普故寂等三人持紫覆以黃帊自天而下至上前有  
素版丹書文章甚多既寤所記者唯四句四厥不云乎其惟其  
時上天所保福祿不亏十四然一月甲子祿山果於范陽稱兵  
向闕

又曰刘沔初為忠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為從生將前後遇  
賊兵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復重卧草中日黑不知歸路  
昏然而睡夢人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槩行  
炯然者雙光在前

晏子春秋曰景公病水十數日夜夢與二日聞不勝晏子朝公  
說之曰我其死乎對曰使人以迎占夢至晏子說公夢告之占  
夢者請其書晏子曰無反書曰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  
不勝二陽故病將愈以是對占夢者入以晏子言對君三日公  
病大愈公旦賁占夢占夢者曰此非臣之舌晏子教臣

李蜀書曰武帝諱雄始祖弟三子始祖后方娠夢雙蛇自門升  
天一地中斷及生后常言三子若成人必有先言亡者有大貴  
者後果李蕩早卒李雄王蜀

林邑記曰林邑俗謂上金為紫磨金俗謂上金為楊邁金初范

陽邁毋懷身夢人鋪揚邁金帝與其生兒兒落席金色光起照  
日艷耀及其生也名曰揚邁後襲王位能得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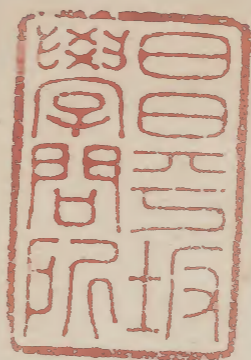
皇甫謐帝王世紀文王自程徙都鄠季秣之月甲子赤雀御冊  
書入鄠止于文王戶言天命周之意先是文王夢日月之光著  
身

會稽先賢傳曰吳侍中闕澤字德潤慈谿人也其母胎八月而  
叱聲震外年十三夜夢名字炳然縣在日後遂昇進也

異苑曰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葷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寢  
夢見一老父以刃開其心謂曰可以學矣於是遂返洞精典籍

又曰太原郭登之字仲清義熙初諸葛長氏欲取為訖議登之  
不樂後為南康太守盧循之反長民其無先過也將加大辟夢  
一神人以鳥角如意與雖是寤中殊自指的既覺在其側可長  
尺餘形制甚陋郭遂得無他屢經官後從入閔齊以自階揮着  
步差中忽失所在

幽明錄曰謝安石當桓溫之世恒懼不全夜忽夢乘桓奉行十  
六里見白雞而止不得復前莫有解此夢及溫後代居宰相歷  
十六年得疾安方悟云十六里者十六年見雞者住今太歲在  
酉吾病殆將不起少日而卒



又曰其具錢孫權時曾書一卧久不覺兩吻沫出者數升其母  
怖而呼之曰適見一老公食以燭筋恨未盡而呼之乘本疔瘡  
既爾之後遂以力聞官至無難豎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八



